



车站村成立抗疫临时党支部后,支部成员:车站村党支部书记江志超(左),浠水县下村帮扶干部张汉文(中),散花镇干部陈海潮(右),每天在村各卡口值守、巡视。

2019年末,华夏疫魔起于荆楚,鄂东黄冈市一度是湖北省内除武汉外的第二大重灾区,浠水县则是黄冈市的重灾区。鉴于严峻形势,浠水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第21号令:自2020年2月14日中午12时起,全县全域实施疫情防控临时管制。

这意味着什么呢?比如:所有村(社区)、村民小组、居民楼栋的居民,除医护人员、医药物资从业人员、抗疫公务人员和水电油气、通讯网络、粮食蔬菜等基本民生保障从业人员外,其他居民一律居家,禁止外出;管制期间,居民基本生活必需物资、急需药品由乡镇、村(社区)实行代购服务……

面积两平方公里,拥有400多户近1300人口的浠水县散花镇车站村,一日三餐要吃米、面、油、菜,耗用牙刷、肥皂等等,由谁来管呢?都去找村委会吗?村委会一共才3个人,另加3个小组长和驻村干部,他们要安排卡口执勤,消杀防控,“包保”外地返乡人员,禁止所有聚集性活动,照顾老弱病残……若张三、王麻子,再火烧眉毛地让他们去买一袋盐、拎两块豆腐,就算神仙,跑断腿也转不过来啊!那找谁呢?

找满哥。

满哥是谁?

车站村无人不晓的志愿者,脚踩风火轮的代购员张小满。

毕业于湖北省拖拉机厂技术学校的张小满,今年45岁。21岁时,他就在家乡散花洲开办汽车修理店,可谓意气风发;但池浅难养大鱼,两年后他就南下广东,凭过硬素质、专业,在佛山打拼7年,继而在深圳办修理厂10年。2016年,见过繁华、心已不惑的游子返乡了,在横路城乡两岸的黄石市长江大桥散花桥头干起老本行——开“满哥汽车修理店”,生意一直红红火火,小家庭也打理得和谐美满。

年腊月二十,“满哥汽车修理店”提前关门歇业,这让不少老客户不解:只要门一开,真金白银来呀,这满哥有钱不赚,抽什么疯?

己亥猪尾扫来的新冠病毒疫情,让张小满“抽疯”。南下多年,熟悉各类货车、同无数车主打过交道的人,向来关注路上的事。“2020年中国春运1月10日将正式启动。对于在此期间如何防范武汉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疫情扩散,中国民用航空局、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、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9日在国家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作出回应……”张小满像传感器一样关注交通讯息。武汉距家乡仅百公里,眼前大桥上的车金梭银梭般穿行,这是在加速病毒传播啊!这

已是深夜10点,平湖村一组微信群依然人声鼎沸。村民纷纷向颜军采购生活用品。我盯着“颜军”二字,忽然好生眼熟。记得小学同班同学颜敏有个弟弟叫颜军,难道是他?我赶紧加他微信。他大约以为我也要请他代购,很快就通过了申请。我写道:请问你为什么义务做代购?他回复:非常时期,就想帮老平湖人做点小事。这个“老”字十分抓心,可见他是我同一批的移民。老平湖人就是1974年建制的葛州坝移民。现在的平湖村是三村合一,但是疫情发生以来,这个4500多人人口的平湖村,其中有外地返乡人员586人,武汉返回人员184人,迄今却一直保持新冠病毒感染者为0的优异战绩。

平湖村党支部书记、村主任宋发明告诉我,全村从腊月二十九实行封闭隔离。组与组全部隔断,其余出入通道全部物理封闭,只留安董路农机桥和云盘湖大道两个紧急通道。村民对外的生活物资需求解决得好不好,直接影响村民在抗疫期间的生活质量和稳定。

我又问他:您本来是在做什么工作,多大年纪?10分钟后,他回复:对不起,刚配送完物资,电话没电了!晚回复了您,我是老平湖村一组人,1971年的,以前一直在外地工作,2010年回来后在杨归老家搞小工程。我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村干部,我只是个志愿者,您有什么建议和意见可直接跟我说。我又问他父母叫什么名字?能不能发一张照片,我看看认不认识您。他回复:颜克礼的小儿子。他果然就是我同学的弟弟。

颜军知道他是他姐的同学十分高兴。我发去上午在路卡点的照片,告诉他,我也是村里的志愿者。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。他说,我见过您,您戴着口罩,我没认出来。其实我不戴口罩,他也不一定就认得我。岁月是银行,存储着儿时稚嫩的记忆和友情;岁月也是橡皮擦,抹去了我们各自成长的轨迹和风霜。我们绕了一大圈又相聚在同一个战场,竟由这疫

位驻守桥头堡的小老板坐不住了,1月14日,他主动关门。“宁愿每天少几百元的收入,也不能开门,修好了那些坏车,就会坏事!它们跑来跑去,加快疫情蔓延!”张小满这样解释他提前歇业的原因。

“满哥汽车修理店”关门数天后,央视《晚间新闻》播出,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在答记者问中指出:此次疫情呈现人传人特点,已有14名医护人员感染……张小满更着急了。关门歇业、清闲下来的他,找来种地的二哥、跑长途大货车的五哥,坐一起讨论:病毒这么厉害,在武汉务工的乡亲又很多,春节都回乡过年,那东西不就跟过来了?……“如果抗疫需要,我们兄弟伙都要上!”张小满首先提议,两位兄长重重点头。

疫情如火。很快,年三十,武汉封城了。黄冈市、浠水县也封了。

针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,习近平总书记发出重要指示: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,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。张小满天天盯新闻,眼瞅着瘟神逞凶,家乡浠水县确诊病例日益攀升……1000多人的车站村,领头羊村支书兼主任只有一个,长期办厂开店的张小满很清楚:一人做千人的工作,不好搞;千人帮一个人,才能干好。他决定找找很少见面的儿时伙伴、年轻的村书记江志超,看能否做点实事……

年初五,戴好口罩的张小满,正准备去村部“搅闲事”,江志超的电话来了:“小满,有没有空?现在道路管制,和我一起去卡口看看?”

“好啊好啊,没问题!我正想去找你,看能否搭把手……”

就这样,张小满的抗疫志愿活动开始了。

年初六,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第4号令,要求:在市场、商超有限开放的情况下,镇、村要确保生产生活物资保障供应、价格稳定,这时得安排能人为大家跑腿儿呀,代购生活物资,从而将“敌特”染指本村的机会降至最低!上任才一年的新书记江志超思来想去,想到的还是南下多年、回乡创业的同龄人张小满。

乡亲们,我们有自己的生活物资代购员了!有什么需求,找满哥啊!

在数百人的“车站村疫情防控联防联控”微信群里,张小满的微信名就叫“满哥”。瞬间,满哥成了全村的网红,大家像早春的麻雀,纷纷飞向满哥这棵绿芽早萌的大树。

家和万事兴:@满哥 周一志家豆腐6块,香蕉1挂。



情点燃的一份善意让彼此心生欢喜。

在路卡点,一个穿浅色迷彩裤的小伙子热情地和我打招呼:我昨天就在这里见到您了,没认出来。他这样说一说,我呆愣了一瞬,马上想到,哦,他就是颜军了。我诧异地问:昨晚在群里看你是做代购的,怎么现在又在这里守卡?颜军笑着说,我晚上收集购物信息,做清单,第二天发给超市,超市配好货,我再去交钱取货。两至三天才买一次,我抽空在这里换班守岗。我问他在这里做什么。他说什么都做。来人来车看通行证登记,包括身份证信息,用额温枪测体温,对车消毒。

52岁的郑立昌是平湖村的移动党员,长期在广东和海南打工,是一家主营四害消杀业务的公司经理。1月21日回松江过年,才知疫情暴发,在家自动隔

车站村抗疫记之红色志愿者

□郭海燕

陌璐:@满哥 请帮忙买5个玉米,几斤红薯,10个雪梨,小宝宝想吃,天天念叨……

那个男人:@满哥 我的土豆,已经缺货好多天了!

满哥:@那个男人 明天好吧,今天在商场给别人拿走了!

……

就这样,每天晚上,满哥通过村微信群,汇总需求信息。他有一个专门的小本子,一笔笔写上:××,土豆5斤,洗衣粉1包,卫生纸1提……一直忙到夜深人静。

次日上午,他就开着专车去指定地点黄商散花商贸中心采购。满哥的豪车是一辆跑起来咣咣响的三轮旧摩托——这是“战时”管制期间,全村惟一可在全镇跑动采购的车辆。

正月春寒料峭,服务全村、每日送货上门的满哥忙得脚不沾地,身材不高、偏黑偏瘦的他常常汗流浹背。党员堂哥、退伍军人张国义,见堂弟像抱窝鸡带崽——实在太忙了,主动问:要不我来给你帮忙,行不行?

当然行啊!江志超书记点头。于是,张国义也当上为村民服务的志愿者。每天,兄弟二人为代购忙得不亦乐乎。

虽说了堂哥这个人手,但满哥也并未轻松多少。对大货车零部件、常见问题了然于胸的他,其实并不熟悉油盐酱醋等大后方“核心”运作。每次采购,他都是先自己垫款,送货上门时再一样样地回款。比如买土豆,他从商场整件、打包购回55斤,每斤4.5元。回村过秤:可能只有50斤、51.5斤。细瞅,土豆上还沾满泥土。满村种菜为生的乡亲,谁不是过日子的好手呢?有土的当然得刮净土,有毛病的更不能要。这样,每包土豆至少亏20多元。如此连续两三天,每天他都倒贴100多元。这亏损,加上跑车油费,满哥都不声不响地自己掏了。“就当是支援给乡亲们吧!非常时期,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,目标抗疫!”张小满笑呵呵说。

事实上,这对跑代购的兄弟遇到的难题或说“乱麻”,并不只这些。

一次,某村民买蒜头、豆腐等。新鲜豆腐,人家还在豆坊做,约好了,中午12:30才能去拿。战时管制下的物资供应,无法像平日尽善尽美,该村民还要美味调料,好几样都没有,满哥只购得订单上三种物品。最后,东西送晚了,又不齐全,他和堂哥挨了一顿臭骂……

书记江志超闻知,心疼了,马上对该村民进行批评教育。不到两小时,该户又需要代购物品。满哥一如既往接受订单。第二次送货上门,那位骂人的村民面露愧色,当面道歉:“太感谢你们了!请你们千万莫见怪,不和我一般见识哦……”送完这单,已是午后两点多,兄弟俩踩着疲惫而轻松的步伐,回家吃中饭。

当晚,和笔者微信,满哥发来这样的内容:今天采购跑了两趟,有的有单子,有的没单子(需马上记清楚),共计送货100来户人家,金额3000多元。

2月17日下午,车站村村部召开紧急短会,成立疫情防控临时党支部并安排各卡口值班等工作。当谈到志愿者张小满,老村支书郭叙明感叹:我原以为他就是做蔬菜配送的,真没想到,他是开汽修店的,是我们村的志愿者!在举国抗疫的特殊时期,这样的典型很值得我们学习!散花镇驻村干部陈小容连连点头:老书记说得非常好!志愿者张小满不是党员,作为一名普通群众,他的代购工作确实做得非常出

离14天。其间,他在村民群里见村干部为抗疫工作忙得团团转,他便于2月4日以体温正常、践行党员誓言为由,主动申请当志愿者。他家住枝江县城,每天骑自行车往返11公里。早上7:30就到岗守卡,中午饭由村副主任王成龙从家里带。

张玉恒后来告诉我,郑立昌是平湖村第一个递交申请的志愿者。他的请战书发在村民群里,所以也带动了五六个人加入志愿者队伍。路卡6至7个人一个岗,两班倒,早上7点30到晚上7点30是一个班。守卡人各自在家吃饭,早餐是村委会配备的快餐面。郑立昌指着穿迷彩服的小伙伴说,他是崔浩,是三峡工程移民,在部队入的党,30岁的未婚青年。自己因为住得远,身体也吃不消,值不了夜班,主要由崔浩和陈墨两个年轻志愿者值守,二人皆为退役军人。

颜军和他的团队有分工,也灵活机动,见事做事。只见一个条纹塑料大棚下,摆着一张小方桌,用花棉布罩子罩着,里面是鸟笼型电暖器。

昨天上午我在这里看到的棚子可不如这般整洁,几乎是被掀翻的样子,歪斜着,像连根拔起的萝卜。颜军说,那是没有通行证的车主,我们不许他通行,他在倒车的时候把棚子撞翻了。我问这儿有冲卡的吗?他们说也有,但是很少。说着就有一辆摩托车冲开拦路的彩带一溜烟儿就不见了,他们赶紧给下一个路卡打电话,要求拦住这辆摩托车。

母亲招呼大家喝姜糖水暖身子,他们拿着水杯与母亲簇拥一团。我看着这群人,他们不计得失,胸怀他人,为何而来?我一时找不到确切的源头。我又想起颜军说的那个“老”字,他说:非常时期,就想为老平湖人做点小事。恍然间我发现他们的勇敢与善良,其实是对根的报答。我们都走了那么长的路,看过那么远的风景,见过那么多的人,现在竟像一片树叶很自然地想要拥抱我们的根。



车站村代购员张小满(右)和党员堂哥、退伍军人张国义(左)代购回全村生活物资。



驾着代购专车的张小满



值守车站村主路江北农场卡口的志愿者五哥张卫华(左)、二哥张强(中)和老党员徐勋华(右)。

色!在抗疫发起全面总攻的时刻,我们全体党员更要起带头作用,在各自阵地一马当先,和志愿者一起守好门、管好人、尽好责!

作为列席会议的与会者,我有幸得知本村网红代购员满哥的真实姓名:张小满,从而也更多了解了其事迹。非常时期,我和满哥的交流并不多。因为作为全村代购员,他太忙了,白天要忙于采购、上门送货,晚上得收集、整理乡亲们的需求信息,然后才稍有空闲,和我略作交流。他特别希望我转告乡亲们:大家都要增强信心,积极响应政府号召,支持村书记工作,齐心协力,将我们无疫村防控纪录保持到底!

“做代购员,最麻烦的事是什么?”我问道。

“还是配菜、配货。特殊时期,确实不好一下子配齐。有时人家怪我,下单几天了,买的东西还没配来,要你们做什么?!”每次听到这话,我心里都有点郁闷——因为这说明我的工作没做好、没做到位啊,给乡亲们添堵了!”

我又提了一个不那么堵的问题:“有人找你买妇女用品吗?”

“天天都会代购这些东西啊!关键是买卫生棉时,售货员会问我,要什么样的?”

“那你怎么回答?”

“我说:我没用过怎么知道用什么样的!”

“哈哈!”

轻松后,话题还是回到堵。满哥说:其实,村里有人议论,说我搞代购目的是为了挣钱,不挣钱的话哲(方言,傻子)都不会做……

我想了好一会儿,敲出一行字:“好事自有好事在。公道自在人心。”

“如果抗疫需要,我们兄弟伙都要上!”这是张小满三兄弟许下的诺言。他们实现了。

村微信群里有个“五哥”,活跃、人气旺,所谓一窑烧出的缸钵——成色一样,他是网红满哥的同胞手足,真正的亲五哥。

五哥原名张卫华,平日开大货往来闽鄂,运输铝合金、橡胶、鞋垫……大疫下,长年跑长途的五哥被“封”在家门口,一反常态——专事堵路拦车,做起车站村卡口的志愿者。

每天,从清晨5点到晚上10点,五哥像尊门神,值守在村主路江北农场卡口。“白天菩萨样打坐,晚上歇歇嘛,放松放松!”村邻体贴他的辛苦说。五哥回应:“白天人都不敢出去,天黑了少数家伙蠢蠢欲动啊!而且,这地方就在农场门口,上街方便,人员复杂,也是附近几个村的必经之路,若外面病毒溜进来怎么办?一刻都不能放松!”

不肯挪窝的五哥,比较满意自己的“哨所”设施。当然,林子大了,什么样的鸟儿都有!五哥就遇到过想闯关的犍犂儿。

“莫见鬼!怕个卵子,我就是要从这儿出去!”

面对刺头儿,多年风里来雨里去的五哥很耐得住性子:“万一你溜到外面,被派出所抓到了,倒查过来,问你是哪个村的?从哪个卡口出去的?你说,我是不是有责任?”

“老鼠胆子,没见过事儿!看谁来捉我!”

“你厉害啊,变成老鸹飞出去!反正,莫从我这里出去!今天你就是打我两下,我也不能让你出去!”

五哥常常在村微信群里通报警情,比如2月19日晚19:44,他报告:“目前劝返十多人,小车一台。”……

车站村张氏兄弟中,除了满哥、五哥,张小满的二哥张强也做了志愿者。言语无多的种地佬张强,天天和老五一起,哼哈二将殷守在主路卡口。近日,村微信群里下起绵绵红包雨,大家争先恐后地自发捐款抗疫,“保卫家乡,有力出力,有钱出钱!”这场红包雨,五哥就是那最初的催雨云,他捐款500元,二哥张强捐款200元。

什么叫上阵父子兵、打虎亲兄弟?在这场全国打响的人民战“疫”中,张小满和他的兄长们在乡村志愿者的战线上,肩并肩冲锋陷阵,为这句中国的俗语作出了最本色的诠释。

我问满哥:做抗击新冠病毒的志愿者,既辛苦又危险,你们兄弟为何都有这么大的动力、干劲?

满哥说:我们是老革命的后代啊,我的爷爷叫张春海。

张春海!我的脑子一激灵,那可是我们村的著名烈士啊,他牺牲于抗日战争中,纪念碑就高高矗立在我们村敞阔芬芳的田野……

满哥继续发来微信:国家有难时,我的爷爷付出了生命。到我们这一代,国家有难,我们作为年轻人、青壮年,也应该站出来……只有这样,我们多灾多难的国家才能历经劫波而不倒,才能走向文明富强!”

附记:张春海墓志

张公生于1921年4月26日。1940年加入新四军,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任散花洲党支部书记兼边兼税卡所长。1942年在散花洲任青年抗日团团长,1944年5月被日伪汉奸何中杰谋杀于灵官庙前,1987年经县民政局查实报民政厅批准为因公牺牲军人立碑悼念永垂不朽。



等你凯旋 张佳燕 作

